

「北醫藝術季」所帶來的啓示

童子

當「北醫藝術季」的海報張貼出來的時候，不少同學曾被它新穎的色彩所吸引，高高興興的想看個究竟。可是也有不少的人在看過之後搖頭嘆息，以為藝術的風氣一旦在醫學院嚴肅的氣氛裏發了芽，則不僅搗亂學生的思考甚至還會迷惑同學對醫術科學追求的熱心。於是問題產生了一個人要是正對藝術發生興趣就真的會影響他對醫學探討的熱心嗎？

此處所謂的「藝術」是泛指一些與純粹醫術科學像解剖、生理、藥化藥理、內、外科等無直接關係的文學、音樂、美術等等而言。多數的人以為所謂「醫師」或「藥劑師」者，只需就他職業範圍內所需要知識作不斷的充實，然後在其職業範圍內所需應用的時候，比如病人來向你求醫，在不違背職業道德的原則之下，盡力施展自己的職業知識與技術，其它的概與自己無關。換句話說，也就是自掃門前雪，病人有病醫病，醫師的任務只是被動地拘束在職業的範圍裏自求功名利祿的發展。

對具有這種想法的人，我們不願加以斥責。但我們願意指出這是一懦弱、被動和逃避人生的看法。藝術本來的出發點是與宗教混同的，是一個人類對真、善、美的祈求。而宗教自中世紀黑暗時代以來再經過文藝復興的洗禮其沒落自有原因，人類再不甘被無知和無理盲目的信條所困束，願意大大方方地挺起胸膛作自己的主宰。於是藝術遂取代了宗教作為人類不斷地探索自己、超越自己的方法。可惜的是理性思潮的湧起，本來為的是反抗無知、獨裁和迷信；而今竟然造成了人類自我逞能、自我迷戀的悲劇。過去在窮極乏困的時候人們呼喊著上帝，而現在一遇有問題便尋求電腦統計分析的參考。這種機械文明所造成的結果使人們個個成了膽小鬼，把自己的人格賤賣給統計的「多數」。影響所及，醫學的發展固然由無醫、巫醫一直進步到目前的太空醫學、電腦醫學；並在理性要求平等的制度下，醫術也由祖傳秘方開放到人人都能學習醫學的地步。這種「平等」和「理性」嚴格的要求顯然打破了不少「自私」「苟且」的美夢，可是個人生命熱忱的尊嚴却受了不少的打擊。過去敢說敢作敢負責

的態度，目前經過一套嚴密的心理分析自衛機構的洗腦，個個成了畏首畏尾的「神經症患者」(Neurotic Patient)

這些現象對社會學，哲學等等釀成的反動我們姑且不論，我們單單談談對醫師所造成的影響。不可否認的，要是我們只用一句最簡單的話來概括醫師的工作時，便是「消滅死亡」，由這一觀念的延伸，死亡代替了疾病更取代了原是主角的「病人」本身。理性分析和演譯的結果，無數的新藥，無數的新方法不斷的產生，人類普遍的死亡率很明顯的降低了不少，可是精神病患者的數目却驚人的直線上升。儘管醫師和醫院不斷地設置，可是不僅病人愈來愈報怨醫師醫德的低落，同時再也很少見到像古書上所記載言行一致的名醫了。像這樣，倒本置末地把原是手段或方法的理性作為幸福追求的目標而畸形發展並不覺悟的話，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我們在此提出「藝術」的價值和重要性絕不意味著對藝術的追求會導致理性的獲得。也就是說我們並不誇口對音樂或對美術的愛好會得到任何直接有關專門醫學的知識但我們願意強調藉著對「藝術」的興趣或熱愛，雖然效果並不直接而迅速，却能深遠而穩重的修正人們因理性而矯枉過正的人生態度。因為藝術最基本的要求便是對人生的熱愛和坦誠。由藝術的薰陶我們不僅可以培養對人生看法角度的擴充，不再斤斤計較功名利祿的獲得，更可喚醒我們「童稚式的純真」，這種童時對貞潔的信念是直接喚起人們自信和責任的根源。在尼采的精神三變裏精神是是由駱駝、獅子而變到嬰孩。有了孩童的純真，我們對死亡的看法才不致落入隱沒人性的醫學術語裏，才會珍惜病人的痛苦而把病人當成我們的直接對象。並且更進一步再返回理性時，我們便會發見處處閃爍著人性的光輝，處處光芒榮譽和自信，而我們也將變得更欣欣然地願意肩負我們的責任。

藝術季的演出，並不是光使我們欣賞「西班牙姑娘」的獨唱或者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而是希望能藉著演出提起大家的興趣，進而體會出藝術在娛樂之外的嚴肅性，並從中能獲得人生更廣濶的意義和更堅決實踐此意的勇氣和自信。